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
明
疏
鈔
(五)

臺灣學堂書局印行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明

疏
鈔
(五)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五

弼違二

憫人窮卹人言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奏
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切疑焉陝西之民極矣方懼
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
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
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
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
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
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

造取回差去內官連章累牘未聞上回 天聽則又
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覽而
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
諫之美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
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琿賈詠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
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
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封進外伏念臣久官陝西近
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
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
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

將何用哉切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卹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矣以緩急言則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等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

任其怨向非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羣姦伏辜地

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縱使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

去官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

事擾民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大勢

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各

塞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

不刺賊衆盤據西海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

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之警旦夕難測較之弘治

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

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戢守復恐公

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

不聊生若更迫之密邇賊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郎為朝廷之股肱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臣仰窺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弗咈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羣臣之言而罷之則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況該局原奏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

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停止若依其所言上用既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綵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 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

來勤卹民隱寬徵之今無歲不降軫念邊方內帑

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
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

守儉德以廣愛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

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絨

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

蓋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進用惟復照依

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上用袍服僭造完

滿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

鎮巡等官織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民軍

若是年歲荒歉或虜情緊急即便具奏停止待平
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
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
可保無虞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
用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
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
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
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
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

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

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國
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
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
者為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
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
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利實則可憂
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
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
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
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
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陸下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
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
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藪而以大
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
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
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
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
耶又如朔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
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

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

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

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湏臾之生

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

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

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

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本根也

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

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

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

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

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歲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